

郭凤岐 著

纂雜記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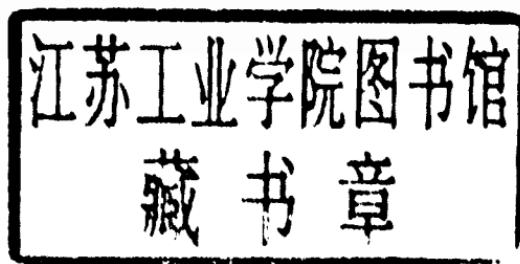
李生



南开大学出版社

志苑杂纂

郭凤岐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久久自孝芳

——郭凤岐《志苑杂纂》序

王 辉

郭凤岐君登门征序，却之不恭，但勉为其难。在下虽兼职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领导工作有年，在其位未谋其政，对修志知之甚少，下笔难以成章。可是当翻阅书目后则喜不自胜。文如其人，从郭君洋洋洒洒的大著中可以看出他的业绩。之所以令我欣忭，就中还有个人的原因，听我如实道来。

早在 1988 年，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市地方志办公室挂靠在天津社会科学院。我作为社科院院长，分管地方志办公室的日常工作。1989 年又正式行文，在下忝列为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对修志更是责无旁贷。天津的修志

工作从 1985 年才开始，当时还没有一本志书问世。杨大辛同志和地方志办公室同仁同心戮力，编辑的天津第一本新编志书《天津简志》已经完稿，尚未出版。如何将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完成《天津通志》和区县志等系统的文化建设工程，其任务十分艰巨。那时我刚从政府转到社科院两年多，工作生疏，又兼此重任，虽倾注全力，仍有难以胜任之感。如何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确是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个时候，郭君调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他全身投入修志工作，孜孜矻矻，不遗余力，卓有成效。除了带领修志同仁组织、推动、指导全市修志工作，截止目前已出版新编志书 270 多种，1.2 亿字以外，请看他从 1990 年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以来直接参与编著审评，取得的业绩：总编纂《天津通志》分志 20 部，约 1800 万字；组织制定篇目、主持评审修改、参与主审验收并已出版的区县志 9 部（还有 3 部已完成评审），约 1400 万字；参与编审的乡镇村和部门志、专业志 30 多部，约 1500 万字；主编有《志苑珍宝》、《〈益世报〉天津资料汇编》、《天津旧志丛书》（点校本）等 6 部，680 多万字。方志理论著述有《方志论评》、《地方志基础知识选编》等 4 部，约 100 万字；发表理论文章和随笔近百篇。近日拜读来新夏教授《十年风云，一代佳志》一文，对天津的修志事业给予恰当的高度评

价。他们不仅编修了垂范后世的一代志书，而是开创了一项新的事业。修志事业的成就自然是广大修志同仁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晶，可谁是其中的佼佼者？我认为郭君当之无愧。

不瞒你说，我这个编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实际上是常而不“务”。这不是失职吗？也不是。近些年来，修志事业突飞猛进，任务十分艰巨，而我不仅未加重负担，反而越发超脱了。原因何在？原来郭君和地方志办公室同仁十分得力地承担起编修委员会的全部日常工作。他组织有方，办事妥贴，细针密缕，审稿更是一字不苟。有人说我是“无为而治”，确是如此。郭君专职修志，大有作为，有了他和地方志办公室同仁的“为”，就不需要我的“为”了，因为他们的“为”更有力，“治”得更好。地方志办公室如同一部完好的日夜奔驰在大道上的列车，当它走到我的“站头”，不需要“指挥”，不需要“停车”，不需要“检修”，不需要“加油”，只要给它开个“绿灯”，它就会急驶而去。这样的“无为而治”，岂不快哉！敝人骑自行车也一向如此，能快骑时超过他人；不能快骑时靠边骑，让他人超过，绝不挡道。前一时期很流行《水浒》剧主题歌的一句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不太欣赏这句话，觉得有斗争味道，不如“该放手时就放手”。如果人家能干得好，就放手让人家干，不亦乐乎！

郭君与我算是老同事了。早在 70 年代，我主

持市委办公厅工作时，郭君是那里一位最年轻的副处长，而且当时那个处是相当重要的部门。他没有沿着仕途走下去，于 80 年代到电影制片厂工作。我曾想，郭君转到这种专业性很强的部门能适应吗？后来我看到了他的近 20 万字的专著《银幕上的声画艺术——电影》。这部书囊括了电影历史、流派、特性，并且运用、联系了电影方面的诸多文献、资料以及当今电影生产创作的实际情况，论述得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在下这个“电影盲”对此不敢妄加评论，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在这个行当钻进去了。他转到修志这一行，钻得更深了。“十年磨一剑”，可是他不到十年的时间，已把那“剑”磨得锋利无比。一位挚友告诉我，其人生感悟是“找准自己的位子”。我信斯言。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位子，在家庭里的位子，在学校里的位子，在职业单位的位子，在社会上的位子……最重要的可能是职业单位的位子。人不单是个生物人，还是个社会人。这个“社会人”就要求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子。有个位子坐着，别人才知道“我是谁”，自己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可是在旧体制下，找位子往往由不得自己，“行行出状元”，坐好位子则要靠自己。郭君几度改变“位子”，却都坐得很好，尤其是后一个“位子”更十分出色。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肯于下苦功夫钻研。钻研可以由外行变为内行，钻研出成果，

钻研出学问，钻研出科学。荀子《劝学篇》讲得好，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其用心一也”。郭君用心专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故而取得了如此可喜的成果。

有道是：“勤勉是幸福之母，上帝对勤勉给予一切”（美·富兰克林）。“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东汉·崔瑗）。郭君持之以恒地修志，“上帝”会给他以“回报”，必然会越来越芬芳了。值此郭君大著出版之时，写下一些修志以外的散碎感想，聊充弁言吧。

1998年9月14日

目 录

- 久久自芬芳 —— 郭凤岐《志苑杂纂》序 王 辉

论 文 篇

试谈总纂的“四个总”	(3)
谈志书《大事记》的编写问题	(18)
如何把好志稿评议关	(25)
谈志书体例结构的创新	(31)
试谈“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志书体例	(40)
天津文人文化的辉煌代表 ——试论水西庄的文化现象	(46)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提高志书编修质量的几点做法	(57)
续修志书的构想	(69)
盛世修志 局面大好 ——大陆修志情况综论	(74)
天津，中国近代邮政发祥地	(91)
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加快进度 ——实施修志指导的具体做法	(95)
戊戌变法的政治改革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100)

讲 话 篇

- 天津十年修志情况汇报 (109)
为国策、国宝、国有的土地而立志
- 在天津市土地管理志编纂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18)
闪烁变化光彩的一部区志
- 在《大港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123)
赠献给人民的珍贵的精神礼品
- 在《汉沽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128)
志在三成 雷听惊声
- 在河北区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32)
不负历史重托 修出一代佳志
- 在天津市广播事业局修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37)
独领风骚一代志
- 在《王庆坨镇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143)
一部进度快质量好的区志蓝本
- 在《东丽区志》评稿会上的总结讲话 (147)
一部应时应运而生的乡土志
- 在《王稳庄乡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150)
气度恢弘的时代风云巨著
- 在《塘沽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153)
既是历史的长卷 又是当代的画廊
- 在《东丽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157)
既要加快进度 又要提高质量
- 在北辰区志书发行会上的讲话 (162)
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 在全国城市区志研讨会上的讲话 (166)

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总结	(173)
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纪要	(176)
一分为二看待志稿 一般之中突出特色	
——在《津南区志》稿评审会上的讲话	(180)
一朵忽先变 百花皆后香	
——在《河西区志》稿评审会上的讲话	(188)
 书 评 篇	
对《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评议稿的意见	(197)
百年世事一卷得	(204)
《乌鲁木齐市志·政府卷·中共篇》给予的启示	(207)
一部很具权威性的巨著	
——评《天津百科全书》	(215)
方志理论研究的新开创	
——评《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	(219)
一部精品意识强烈的县志	
——评新编《静海县志》	(228)
献给香港回归的一部力作	
——喜读《林则徐年谱新编》	(234)
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文化风貌的佳志	
——简评新编《孟县志》	(237)
社会主义新志的精品之作	
——评《秦皇岛市志》	(242)
一部尝试新课题的成功志书	
——评《古交矿区建设志》	(250)
志苑奇葩 稀世珍宝	(255)
不依古法的独创之作	
——评邵长兴的《中国地方志十件大事》	(257)

- 春来谁作韶华主 总领群芳是牡丹 (261)
 ——简评《洛阳市志·牡丹志》

杂 谈 篇

- “天津街”发掘记 (271)
 世之录行 迹示将来 (274)
 失陷的是土地,不是人民 (276)
 让新志花朵装扮津沽大地 (278)
 在国际上第一次获奖的天津影片 (280)
 十年艰辛不寻常 (282)
 ——庆祝天津修志十周年 (284)
 天津“特别市”考 (287)
 “城”“市”漫说 (289)
 地方志走上法制化的盛会 (292)
 广州方志馆开馆祝辞 (295)
 天津市长知多少 (297)
 董永卖身地——天津富家村 (299)
 万泉河水,清又清 (302)
 天津得名考 (305)
 出口香港的沙沃萝卜 (308)
 天津香港一脉情 (310)
 天津的香港道路楼名 (314)
 《〈益世报〉天津与香港史料选编》前言 (316)
 天津与香港的贸易 (318)
 关于香港的电影 (320)
 ——为 31 中学教师讲课的讲稿 (323)
 现代股票与金融文化 (332)
 高楼广场感说 (337)

宋代三女砦 而今前三合.....	(339)
笔走山河绘天下	
——记著名画家孙克纲	(342)
后记.....	(347)

论 文 篇



试谈总纂的“四个总”

关于新编志书的总纂问题，方志界已经谈的不少了，有关论文也频频发表。为什么还要谈这个题目呢？一是天津市修志工作正处于总纂的高峰阶段，很多同志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二是在见到的一些总纂文章中，谈论的大多是总纂一般任务和方法，现在需要作深层次的探讨；三是过去某些总纂论著，主要谈的是县志总纂，与我们目前进行的通志和区志的总纂，侧重点有所不同；四是我看了通志几部分志和区志的分纂稿，感到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提出来研究。

谈总纂，首先要分清不同类型志书的总纂。根据此次修志的要求，主要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市）三级志书及山川、河流志等；现在又扩展到部门志和村镇志。这几类志书的总纂，有共性的东西，也有特殊性的方面，笼统地说不好谈，分门别类地说在此又不可能。我想抽出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并兼顾某类志书总纂的个性特点，来与同志们研讨。

一、总纂的总体设计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科学的、系统的、宏伟的文化建设；编修一部新志，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来说，也是一项大的工程。完成这样的工程，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包括制订规划，设计篇目，收集资料，撰写初稿，评审志稿，总纂成书，审定验收，付印出版等。在这“八部曲”中，总纂曲，最为关键，它是志书飞跃值最高的一部。这个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把工程蓝图，变为大功初成；把零散资料，变为统一志书；把一般书稿，变为方志著述。总纂环节，不仅是志书

“成型”的保证，而且是志书质量的保证。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志书的总纂工作，只局限在总纂阶段。志书的总纂，贯穿于编修的全过程，体现在志书编修流程中的各个阶段。比如总体设计，就是编修开始阶段的任务，把总纂仅仅看作是“中纂”或“后纂”是不全面的。

所谓“总”者，聚束之义也。潘岳《藕田赋》中说：“垂髫总发。”就是把小儿的垂发聚总在一起。所以“总”，指概括、总合、全面的意思。这个“全面”，既包含空间上的全方位，又包含时间上的全过程。因此，总体设计，尤如一项建筑工程一样，是总纂开始就要抓好的一项首要职责。

总体设计的内容，主要有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发凡体例，规模确定，篇目制订等。

这些大家都清楚了，
我不再讲。我这里主
要谈三点。

1、总体设计不能一成不变。这和建筑工程设计不同。工程设计蓝图一经确定，在施工中一般是不变的。志书的总体设计拟定后，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在编修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可避免地要有变化和调整。正如欧阳修在《明用》中所说的：



1995年7月21日—27日，作者在烟台举办的天津市方志培训班上讲总纂的“四个总”

“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天津通志》的总体设计，就进行了几次较大调整。开始是 40 个分志，后来调整为 85 个分志(卷)。把过大的分志适当分开，加快了编修进度，提前了出书时间。如《大事记》从卷首中独立出来，《地震志》单独成志，才做到了现在面世。原来分志与卷是一个概念，内容多的分志就很难处理，现在分志下设了卷，像工业、城建、科技，可以分几卷；有的每卷还可以单独成册，如《商业志·粮食卷》，就很快编成出版。原来各分志排定了序号，这样为分志的增加、减少造成困难，成了作茧自缚，有的省志只好把新增的分志放在最后，本来想按类排列，反而形成了不伦不类。内蒙古志办的同志听了我们的做法，认为也解决了他们类似的难点。

2、总体设计不能因循模仿。“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刘禹锡诗句)以新催旧，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敢于创新，是志书生命力之所在。志书的总体设计，应在汲取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开拓思路，立足探索，以求新意。王朝闻在评论工笔花鸟画时，也谈到“贵在创造”。他说：“某些西方现代派的追随者认为中国工笔画死板、俗气、没有前途，那是一种既武断又可怜的偏见。只要可能构成创造性的意境，继承中国工笔花鸟画传统，也就是在发展这一传统。”(《国画家》1995 年第 4 期)

对志书带有偏见的，不是个别人，而且在学术界、政界都有。我就亲耳听到两个不大不小的政界官员说过：志书“有谁看！”“有什么用！”应该承认，志书的体裁确有“死板”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才切忌因循守旧，才强调创新之笔，只要在继承传统中有创造性的发展，就会“具有不能为古人或今人的作品所能代替的新鲜感”(王朝闻《贵在创造》)。从而提高志书的文化性、使用性、价值性。比如我市的新编志书在“断限”上，就有创新。区县志突破了 1985 年，县志一般到 1989 年或 1990 年，十部区志到 1995 年；通志的下限也不一刀切在 1990 年，重要事物可以伸胳膊伸腿，也可以另搞《志补》；